

昆滇往事

## 老爬桑树

□张旗

1950年1月1日,村西老爬桑树下,文昌宫西厢楼房山墙上,张贴着宾川县人民政府的布告:中共宾川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在州城成立。进出村子,从老爬桑树下走过,人人看得见。识字的念了,不识字的听了,传开了。接着,我们村也成立了村公所。村公所就成立在文昌宫里。那一年,我六岁,刚记得事。

1952年,宾川县土地改革。一天,一大堆刀刀枪枪,堆在了老爬桑树下,各家各户交出来的。许多人围在那里看,我们小孩子好奇,也挤在人缝里看。我记得,村里最好的一支枪,叫“铁柄撒七”,还有一支德国老套筒,几支毛瑟步枪,更多的是火药枪。刀子最多,有一把大砍刀,还套着牛皮刀套,就是梁山好汉背在背上的那种;几把“夷方刀”,我后来才知道,就是有名的“户撒刀”;还有刺刀、杀猪刀。最多的就是没带红缨的红缨枪,当地人叫“梭镖”。村里有这么多的刀刀枪枪,原是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私有财产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偏僻的山村经常有土匪来抢劫。

接着,村里成立了民兵,这些刀枪统统作了民兵的武装。

那个大变革的年代,老爬桑树下是一个个狂欢的节日。

一个大鼓、一副钹和一面铜锣,在老爬桑树下敲响。钹!钹!钹钹七!钹钹七钹七钹七!鼓点就那么简单。锣鼓声一响,聚拢来的人们,不分男女老少,在老爬桑树下的空地上,围成一个圆圈,扭起了秧歌。先上左脚,划过去,再上右脚,又划过来……两手甩开,扭动腰身,一二三四!一二三四!踩着鼓点,笑着扭来扭去。大军(解放军)教的,东北大秧歌。斗倒地主分田地,搞的也是东北解放区搞的那一套。我们一帮小孩,先是围着看热闹,看着看着,也跟在大人屁股后头扭了起来。

土改分了土地。1953年,土地证(全称“土地房产所有证”)发下来了。我家的土地证(宾地证字第一八〇九七号)上写着祖母、

父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人的名字。全家七口人,分得土地七亩九分一厘。至今,我还珍藏着这份珍贵的证件。顶端,八面五星红旗分印毛主席像两边;右端一段竖排的说明文字之后,盖着县长毕江的行书手章,每字有一粒红枣大,“毕”为繁体字;左端,在竖排的发放年月日上,盖有宾川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。

1954年,那年我10岁,在这个叫大寺的文昌宫里小学毕业,考起了县城(州城)钟英完小的高小(五、六年级),告别了我的童年时代,从老爬桑树下走出去,外出求学谋生。

两年后,农业合作化,村外修建了一个大水库,老爬桑树还健在,只是村子西面古驿道两旁,在库容区内的几十棵上百年的老椿树,全被砍伐了。记得修建水库期间,村里人和从各地调集来的几百民工,还在老爬桑树下看过几场电影。赶来慰问的县电影放映小队,临时就把银幕挂在那根手臂似朝北伸展的干枝上。

又两年,1958年,文昌宫被拆了,拆下来的木料砖瓦,用来修建村里的公共食堂——那时,全国一阵风,都吃公共食堂。不久,老爬桑树死了,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根系,大部分浸泡在水库的地底下,糟朽腐烂了。很多年以后,我才听说了“风水树”,这个颇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。才知道,老爬桑树原来就是我们村里的风水树。老辈人讲究人居环境的风水。难怪我们这一带乡间,那时无论大村小营,村头营尾你都能找到一棵两棵,甚至三棵老爬桑树。

老爬桑树,原是榕树家族里的一员,属桑科,学名高山榕。有的地方叫它“緬树”,还有叫它“龙树”“大青树”的,可我还是叫它“爬桑树”。我的祖辈几代人都这么叫它,至今故乡的人仍这么叫它。天生天化的土语乡音,自有一股抓握人心的魅力,一种潜在的深沉的甜美;与你的自然的、血脉筋骨的联系,本身就是具有地域基因的语言史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宾川县三中,75岁)



夕阳之歌

## 乘着歌声的翅膀

□张俊

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,我和一群老游伴重新回到了欢乐的少年时代!

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,我就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。这亲切感来自上世纪50年代,那时中国人都亲切地称苏联为“老大哥”。我们这代人,从小是唱着苏联歌,读着苏联小说,看着苏联电影长大的,如果我是小女孩,还会穿上苏联花布裙呢……我们只差没有嚼苏联面包了。

昔日帝都圣彼得堡,许多精彩的巴洛克式建筑古迹,似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这个“北方的威尼斯”水域。如何把这些珍珠聚在一起?没想到我们走上小游艇,找到了一条晶莹的线,轻松地让这些珍珠穿成了一串迷人的项链,这线就是涅瓦河。坐上船,一部犹如“城市风光片”的美景就一幕幕展开了:冬宫、彼得保罗要塞、阿芙乐尔号巡洋舰、斯莫尔尼教堂等,一个个刚从地面上结识的“朋友”对我们“夹河欢迎”,扑面而来。“朋友们”此时变为水边佳丽,河面上晃动着靓丽的倒影,既熟悉又陌生,别有风韵。

游艇上,一张张小桌上摆放着俄罗斯特有的伏特加和鱼子酱,还有面包等种种饮料果品。边吃边观景,口福“眼福”一齐享,此乐何极!返程时,边吃边观赏俄罗斯歌舞,真是又一大乐!

三弦琴拨动了,手风琴拉响了,这是大家最熟悉的《小路》的过门。演唱者身着艳丽的俄罗斯服饰,一位是高大魁伟的中年男子,另一位是头发金黄、身材富态的妇女。虽然多次听过国内名家演唱的我,面对面听原汁原味的俄语演唱还是第一次,他们虽不是名家,但是声音似金属般美妙、动听。一曲唱完,静寂了一两分钟,迟到的热烈掌声才猛然响起——发呆的观众一时忘了鼓掌。接着两

位演员轮番演唱了《三套车》《喀秋莎》《红莓花儿开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(被合称为“老四歌”)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,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,引得一张张脸老泪纵横。

看到这些异国游客的激情被点燃了——这样强烈的反应,显然只能在有幸度过中苏“蜜月”的中国老人身上才会出现。演员们似乎也为之动情,热情洋溢地打起拍子,带着我们一道唱起了《莫斯科—北京》。我们这群银发人,“乘着歌声的翅膀”被带回了上世纪50年代“苏联热”的激情岁月,陶醉在遥远的少年时代里。

精彩的舞蹈表演之后,游客们都被邀当了“演员”。“艺术大使”居然打破了国界、语言和年龄的种种障碍,临时的中国演员与专职的俄罗斯演员手挽手,随着节拍,举手、投足、转身……没有进入角色的老人初时有些生硬。转了几圈后,令人热血沸腾的“老四歌”的旋律,让这伙平时严肃、斯文的爷爷辈、奶奶辈,似乎瞬间成了一群少男少女,个个喜形于色,配合默契,越跳越开心。连一位平时走路缓慢的70岁左右的老太太,此时步履也轻快起来。

船下的河水缓缓地流着,脚下的时光却似飞一般流淌。我们多么想拉住时间,沉醉在昔日的岁月!被感动的太阳终于放慢了脚步,晚上10点还阳光明媚!可是白夜(圣彼得堡6月下旬-7月上旬,日照20多小时)能让我们留住太阳,却拨不了船上的时针,在激越的歌声中,不留情的游艇已返回了码头!

别叹息,老哥老姐们,既然找到了时空隧道;让我们随心所欲“乘着歌声的翅膀”,随时重返欢乐的少年时代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,74岁)

峥嵘岁月

## 5角钱的压岁钱

□段金凤

对今天的孩子而言,5角钱根本不当回事。如果碰上逢年过节,家长和亲戚要给点压岁钱的话,起点也要从50元、100元人民币开始。但在当年那贫困的乡下,能给个5角钱的压岁钱,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在村小二二年级读书。寒假前的期末考试,我的语文和算术得到全班最高分,捧回了一张奖状。奶奶很高兴,认为我很聪明,给大家庭争了脸面,今后别人就不能再说三道四。高兴之余,慷慨地决定要奖赏乖孙女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先是叔、伯父家的人都拢过来了。大家给祖宗牌位磕头,一起吃年夜饭,奶奶才笑呵呵地递我一张崭新的5角票子。还故意大声说:“好好读书,不管是谁,只要得奖状,我都会给他(她)压岁钱,大人也不准要走!”惹得几个兄弟姐妹十分眼馋。

在以往,我从来没有过零花钱。压岁钱都是在手里停留上一夜,第二天就乖乖上交爹妈。这回奶奶可吩咐过了,谁也不准要,这钱肯定非我莫属。村里稀疏的炮仗声结束后,夜变得宁静,只有煤油灯点点跳着。那张春花色的新钞是1972年版的,印制得非常精美:整齐、宽敞的大车间里,有几个女工正在专心织布,身姿十分好看,我认为她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!在心里憧憬许久。再拿起5角钱,便感觉自己就像富翁一样,舍不得折旧,把它平展展地夹在课本里,然后把课本压在褥子下面。半夜里起来上厕所,又翻开褥子看了看还在,这才安心地上床睡觉。

到村里的杂货铺看了无数次:火柴是2分

1盒,漂亮的铅笔是3分1支,小皮球是1角5分钱1个,水果糖1分2颗,就是我最喜欢的泡泡糖,也不过要3分钱。我的5角钱,真是好大一笔财富。

但我始终在犹豫,什么都想买,却什么也舍不得买。我把那票面的纺织女工都看熟了,闭上眼也能忆起她们的模样,最终还是没舍得花掉那5角钱。一直到了元宵节前夕,嫁到宾川乡下的姨妈回家探亲,突然带着小表妹来我家探望。我毫无准备,一时拿不出给表妹的压岁钱,只得悄悄向我借那钱。姨妈临走时,也给我5角压岁钱,算是一礼一答吧。但那是张皱巴巴的旧钞票,我不喜欢看,妈还轻淡地说,你就留着吧,就算是妈还你的。

直到赶大理三月街时,我才买了一束彩色橡皮筋,花去4分钱;吃了根冰棍,花去3分钱;还买了一个乒乓球和一块擦胶,剩下的钱我就把它用草纸包起,藏在土墙的一个泥洞里。我不止一次地设想着剩下的钱该怎样花,做功课也跟着踏实起来。

大约过了半年,奶奶突然病重,脸面和双脚肿得亮亮的。乡村赤脚医生不敢开处方,爹只好到县城里抓中药给奶奶服。时间一久,爹妈到处借钱,穷亲戚也拿不出多少钱,一个街子天,抓两服中药的钱都凑不够,我就把自己剩下的3角2分钱凑给爹,他才匆匆到城里取回那药。尽管前后花费不少钱,年近八旬的奶奶还是走了。灵堂里,望着遗像里奶奶慈祥的笑脸,忆起老人家亲手给压岁钱的往事,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……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大理州人社局,61岁)

## 征稿启事

忆往昔,多少悲欢离合历历在目,多少酸甜苦辣皆系于心。弹指一挥间,你已在岁月中洗尽铅华,宠辱不惊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老年人曾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,而今继续以其智慧启迪着人们,激励着人们。为加强与老年读者的沟通交流,展现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,本报副刊增设“晚晴”专版。在此,诚邀老年朋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经历、晚年生活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所见所闻所思。

“晚晴”版面具体栏目设置如下——

**峥嵘岁月:**讲述有意思的人生经历、故事,传递向上、向善的价值观。

**昆滇往事:**展现昆明及云南各地人文历史、城市变迁等。

**夕阳之歌:**展现千姿百态的

有意义的晚年生活。

**家长里短:**讲述生活琐事,分享家庭成员间和谐相处的经验。

**养生有道:**分享健康养生心得体会。

**人生絮语:**表达人生感悟,天南海北,信马由缰。

**书画摄影:**原创有价值的书法、绘画作品、老照片、摄影等,不拘一格。

### 投稿要求:

1. 文章体裁不限,字数要求在1100字以内,书画摄影、老照片需配备文字说明。

2. 电子稿件请发邮箱:ccwbwq@163.com

3. 来稿请注明性别、年龄、原工作单位等信息;同时也需要注明详细收信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。

4. 投稿者文责自负。

不接受纸质稿件

春城晚报编辑部

